



羅斯爵士來華使命之分析

楊蔭溥

自本年六月初旬，英、美、法、意諸國，倡議派遣財政專家來華考察以來，英即首派其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Sir Frederick Leith-Ross），啟程來華。爵士爲英國第一流財政專家：自一九〇九年起，即參加英國財政部，歷任首相機要祕書；賠款委員會金融部英國代表；財政部副審計官；海牙會議英國主要金融專門委員；國債委員會主席；世界經濟會議預備委員會英國代表及委員等要職；自一九三二年起，任英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此次爵士奉命來華，足覘英政府對華經濟之重視。

尤可注意者，即爵士於來華之前，取道日本，先與東京作一度之接洽。爵士於八月六日抵日，於十日正式會見日廣田外相，及日本銀行總裁深井。爵士於抵日時，曾對新聞記者申述其使命（路透社六日東京電）爲「調查中國目前之經濟財政問題，而以其意見報告於英政府。」至其過日目的，則爲「欲與日當局及財政家交換英日在華關係之意見。」於此可見爵士在啟行之前，於國內早已具有相當之計劃與準備；而

抵華之前，於途中復有種種之接洽與佈置。態度如此之審慎，則爵士此行意義之重大，及其使命之非同尋常，更可意想而得。

爵士於日本作二週之勾留，已於二十一日行抵上海。據聞爵士留華考察時期，或須繼續至數閱月。最近爵士於赴京正式與當局接洽之後，已返滬開始工作。爵士在日接洽之結果，吾人既無從爲憑空之懸揣，而爵士於抵華後，又似諱莫如深，並未有可資依據之表示，以爲吾人立論之參考。

自世界經濟恐慌以來，國際市場之爭奪，頗有日趨尖刻化之勢。在各國競謀發展國外市場之潮流中，吾國市場，遂成爲英、日、美三國積極爭霸之地域。美國既實行白銀政策於前，日本又盛倡經濟提攜於後；於是英國在華之固有勢力，不無日見窮蹙之感。蓋白銀政策之推行，爲美國侵略中國市場企圖之暴露；而經濟提攜之實現，更爲日本獨占中國市場企圖之肇端。於是羅斯爵士遂不得不有來華之行。證以爵士於來

102586
華之前，先有赴美之風傳，而終成爲訪日之事實，更可見其於行前之躊躇考慮而從其最後去捨之決定，益可以覘英國意志之向背。

一 羅斯來華與美國立場

英國對美關係之變化，近年事實，頗爲顯著。溯自華府會議後，英國所採取之遠東外交，已由英日同盟，而轉爲英美聯合。原期與妨礙列強遠東政策之日本脫離關係，而造成英美聯合之陣線，希圖在遠東打開一新局面。不過，美國對歐立場，向取孤立政策——旁觀政策。過去除參加歐戰外，對歐洲危機，始終保持其沉默不參預態度。對於以維持和平自任之國聯，既未參加，對於苦慮歐局之英國，更未嘗有積極之援助。而於英殖民地問題，戰債問題，軍縮問題等，反均與英國處於對立地位。同時，美國對遠東問題之態度，證諸過去事實，亦已漸不如往年之積極。不久以前，駐美英使，欲於偽滿實施石油專賣，對華共同借款，以及華北事件等問題上對日本加以相當之牽制，曾在華盛頓積極活動，而美國態度，則頗爲冷淡，終未獲要領。故在政治立場上——尤其在遠東之政治立場上——英美聯合陣線，已有不足以適應英國目下期望之趨勢。

尤使英國深切顧慮者，則爲美國在華經濟之發展。於貿易方面，一九一三年大戰前，美國對華輸入貿易，僅占中國輸入貿易全額百分之六；至一九二四年，已增爲百分之一八·四；至一九三四年，更已進爲百分之二六·一。一躍而居對華輸入貿易之第一位。於投資領域，美國

雖向爲落後，然自滿洲事變以來，即就棉麥借款五千萬美元，航空公司三千萬美元，公路建設借款一千五百萬美元，航空製造廠借款四百萬美元四項而言，已幾達美金一萬萬元之鉅數。其發展之特飛猛進，自更足以促英國之反省。

美國更進一步，儘量發展其積極策略，企圖以金融資本之威力，逐漸造成其在華經濟之優勢。於是復有白銀政策之推行，以增加美國爭奪中國市場之力量；以增強各國在華利害之衝突；並以增進中國金融制度之動搖。蓋提高銀價，即提高中國幣值；反言之，即對中國壓低美國幣值。此項政策，便於美貨在華之推銷；且足以抵銷英日過去降低幣值所造成之利益。其結果，爲美國爭奪中國市場力量之增加。在華企業，以英日爲最多。美貨在華傾銷之加厲，間接即予英日在華企業以重大之打擊。且銀價提高，即中國幣值提高，更予恃中國原料爲供給之英日企業，以極大之不便。其結果，爲各國在華利害衝突之增強。銀價提高後，銀幣之購買力增加，其反響爲中國國內物價之跌落。在此種情況下，已頻破產之農業，既無復興之望；日就衰落之工業，更有崩潰之虞。產業之不景氣，影響及於金融業，而爲信用之滯阻。加以國外銀價，經一再提高，而同時國內銀價，未能追隨爲等比之上漲。國內外銀價，既有高下，（國外銀價較國內銀價，曾一度高出，達百分之三十五）運銀出口，頗有利可圖。雖經政府設法限止，而過去白銀運出者，已逾上海存銀三分之一。現銀出口，準備減少。鈔券發行，既受其限制，銀行信用，亦不敢擴張。於是通

貨收縮，籌碼減少，產業不景氣之加厲，益促成金融業之不安。其結果，爲中國金融制度動搖之增速。

中國欲於此種環境下，謀經濟上之出路，自以放棄此行市非我控制，市價日見高漲之銀本位，爲被迫必由之途徑。則待得善價，以銀易金，加入「美元集團」，頗非絕不可能之事。至此，中國貨幣，既與美元結成聯繫，美國於對華貿易上，及投資上，必可爲更進一步之發展。此項美國在遠東之經濟積極進展策略，自不能逃英國之注意。

故羅斯爵士此行，就對美立場言之，於政治方面，或爲放棄英美聯合陣線之朕兆。而於經濟方面，則謀所以與美國抗衡，似亦爲極自然——在現狀下且爲極需要——之步驟。據上所述，英國於遠東問題，對美確有極深切之關係。此爵士於離英前，所以曾有一度先赴美一行之風傳，冀得美之諒解於事前。至其後終改取道三島者，則權衡輕重，更有其極充分之理由在。

二 羅斯來華與日本立場

華府會議後，英國放棄英日同盟之結果，使英國失去遠東外交之支柱，已非得計。而同時英國近來受世界經濟危機之影響，受歐洲不安政局之牽制，受對美相持局面之顧忌，受殖民地離心力日漸增大之逼迫，致原擁有世界上之支配地位，在隨時應付下，不斷發生動搖。其遠東外交焦點——中國，更因國民革命之爆發，及反帝國主義之抬頭，在在

使英國在華既得權益，受其威脅。而同時日本則處處利用機會，以貫徹其「大亞細亞主義」，日向亞洲大陸進攻，期完成其「東亞門羅主義」之基礎。經一九三一年之東北事變，英國在遠東之支配地位，愈見脆弱，而英國向抱之遠東政策，遂有根本動搖之虞。是今日英國在遠東政治立場上，對日關係，似頗有亟謀開新局面之需要。

日本在華經濟之躍進，更一日千里，予英國以重大之打擊。於貿易方面，雖因受「九一八」事變之影響，及東北市場之被佔，日本對華輸入貿易，於數字上未見有若何進展。然於投資方面，則驟驟乎有超越英國而上之之勢。在一九一四年祇占各國對華投資全額百分之一三·六者，至一九三一年，已增爲百分之三五·一，可爲明證。蓋日本無論在地理上，人種上，工業上，在華均占有較有利之地位。「九一八」事變之結果，東北已爲日本之獨占市場。而久被認爲英國勢力範圍之華南，亦早受日本勢力之侵蝕。即英國素視爲勢力根據之長江流域，亦有逐漸被侵之勢。而在盛倡華北經濟合作聲中，日本勢力，在華北市場之將漸佔優勢，更爲推想中當然之事。且最近日本所高唱之「中日提攜」論調，實爲獨占中國市場之烟幕，英國自早洞窺其隱。此與英國之遠東傳統政策——可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利益均沾」等口號爲代表——根本相背。據日聯九月二十八日東京電，日本已有「積極調整中日全面關係之決心」。經外務、陸軍、海軍、及大藏省迭次之協議，已「決定以中日經濟提攜爲中心之對華政策」。此項提攜之原文，尙未

102588

發表，此時自尙不能懸揣其內容。但即據前次所傳日本方面提出之具體方案，已可略測日本目標之所在。此項方案之要點爲：（一）以中國原料品與日本工業品互易，實行物物交換；（二）由日本銀行團在滬設二萬萬元之信用借款，以調劑中國金融。就第一點觀之，在物物交易之協約下，中國在經濟上固已降爲日本之附庸，而在中國市場爲日本獨占之情況下，非特低廉之中國原料，將全部爲日本所壟斷，即中國對外貨之消納力，亦將全部爲日本工業品所獨占。此時英國之對華貿易，從而其對華投資，均將受空前之大打擊，似亦爲理所必至。就第二點觀之，以二萬萬元之信用借款，操縱中國金融，從金融之密切關係，逐漸結成貨幣之聯繫，以實現其中日「滿」經濟集團之雄圖，自又與英國在遠東經濟均衡發展之原則相衝突。

故羅斯爵士此行，就對日立場言之，於政治方面，或爲企圖調整英日關係之初步；而於經濟方面，則謀所以獲得英日對華經濟上之新諒解，或非遠離事實之推測。蓋英國欲在華保持其固有之經濟勢力，或謀進一步爲相當之發展，則事實上非事前獲得日本之諒解，必且受種種之阻礙，甚且引起兩國間嚴重之衝突，而爲國際糾紛之導火線。於是爵士此行，遂不得不取道日本，事前向東京作一度之接洽。

三、英國對華經濟上之企圖

據上所述，爵士此行，實以謀鞏固英國在華經濟地位爲其中心目

的。蓋在日美之積極推進下，英國在華勢力，已有日趨衰落之勢。從貿易方面言之，英國近年來之對華輸出，固早已落日美之後。即以去年而論，英貨進口總值，僅占我國進口貨總值百分之二二；而同時美國則占百分之二六·一六，日本則占百分之二二·二二。吾人即將香港併入對英貿易之下，將台灣、朝鮮及關東租借地，併入對日貿易之下，英國輸入亦僅約占總輸入百分之二一；日本約占百分之二四。惟日本對東北之貿易，尙未併入計算；若將日本對東北之輸出計入，則其實事實上對華輸出，或且超越美國，英更無論矣。故近年英國對華貿易衰落之成因，不在中國經濟之不振，而由於新興勢力之競爭。英國對於此種由新興勢力所造成對華貿易之衰落，自必極爲關懷。而此種新興勢力，又實以日本爲其重心。此英國於經濟上對華有所企圖時，不得不深加注意者一。

更從投資方面言之，照萊穆氏之估計（見 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第二六頁），一九三一年，英國尙以占各國對華投資全額百分之三七，高佔首席。但同時日本亦已急起直追，以占全額百分之三五，佔有次位。惟以此項百分數與大戰前之投資額較，則在一九一四年，英國已早占百分之三八，而彼時日本尙祇占百分之二三。是自一九一四年以來，英國對華投資，並未有若何之進展；而在同一期間，日本進展之速率，實達從前之二·七倍。日本對華投資過去之成績如此；而其未來之可能，更似未可限量。以日本與中國相距之密邇，以日本在中國勢力發展之迅速，在「中日經濟提攜」口號掩護之下，英

國對華投資之首席，轉瞬終必爲日人攘奪以去。此種英國對華投資退落之成因，不在對華之不能繼續投資，而又在於新興勢力之侵蝕。英國對於此種由新興勢力所造成對華投資之退落，自必更爲關懷。而此種新興勢力，又實以日本爲唯一之對敵。此英國於經濟上對華有所企圖時，不得不深加注意者二。

尤有進者，英國對華關係，於通常直接貿易及投資外，尙有其特殊之情形在。其一，英國對華貿易，其實際勢力，並不僅限於英國本部。其殖民地之對華貿易，亦多在英人之手，如加拿大之麪粉，印度之棉花等，多數由英商輸入中國。其二，英國對華無形項目之收入，關係仍巨。如英國在華之航業，勢力極大。此外如保險、銀行等，亦頗不弱。在新興勢力日漸膨脹之情況下，此種固有之特殊勢力，自亦將受其影響。此英國於經濟上對華有企圖時，不得不深加注意者三。

加以日本近年在華政治勢力之進展，如入無人之境，自非處於歐洲局勢緊張下自顧不暇之英國所能過問。惟英國目覩日本在華經濟勢力，緊隨其政治勢力而進展，強制既爲勢所不能，放任又非心所甘服。則由此以爲推論，英國在現狀下，企圖保持並鞏固其在華經濟上——貿易上及投資上——之地位，其策略必以避免與日本有正面衝突爲前提。換言之，即應取與日妥洽之策略。更申言之，英國向日提出之對華政策，必爲英國於某種讓步下，可獲得日本同意之條件。在另一方面言之，此種可獲得日本同意之條件，自必同時給予中國以相當之引誘力。

俾易獲中國方面之贊助，以謀計劃之實現。

在現狀下，合於上述條件之英國對華政策，從吾人分析之結論觀之，似莫善於由奪取吾國貨幣權入手。

英國希冀吾國貨幣之加入「英鎊集團」，已非一朝一夕之事。本年春間，上海英資本家沙遜氏之英鎊借款建議，可視爲英國此種企圖之試探。沙遜氏建議內容之主要點爲：（一）以英鎊借款，救濟中國金融恐慌，發行與英鎊等值之「上海鎊券」，其數量等於借款之數額。（二）「上海鎊券」與國幣共同通行於市面，視爲一種「代幣」，可在倫敦兌付英鎊，或在上海依照當日英鎊匯價，兌換銀元。（三）「上海鎊券」對於關稅之償付，進口貨物之購買，英國債券之支付，及一般儲存，皆可使用。沙遜氏此項建議，申言之，即企圖於中國幣制內，加入一與英鎊等值之紙幣。此項紙幣，即以借款全額爲之準備。自後中英兩國間之債務，即可以此共同之貨幣單位爲收付。在此項計劃下，名義上中國雖似仍以銀幣爲本位，而實際上則實已成爲英鎊之附庸。蓋推行後，對外以「上海英鎊」爲收付單位，將爲自然之趨勢。自此對外用英鎊，對內用銀幣，中國幣制，將成爲變相之虛金本位——與英鎊相聯之虛金本位。沙遜氏此項建議，當時雖未爲政府所接受。然視爲英國對中英貨幣發生聯繫企圖之初步試探，似尙不爲遠離事實之估量。

類似此種之中英貨幣聯繫計劃，於英國在華之經濟勢力，固有絕大之利益；同時在中國方面，處今日金融危機日迫之情況下，似不無一

102590

加考慮之可能；而在日本方面，在英國於他方面相當之讓步下，亦不無獲得諒解之機會；請得而申其說。

從中英貨幣之聯繫，可獲得中英匯價之穩定。匯價穩定之結果，一方面足以刺激英國對華貿易之活動；他方更可以便利英國對華投資之參加。在共同之貨幣單位下，英國於對華貿易上，至少對美競爭，可較佔優勢；即對日競爭，亦不無進展。至於英國對華投資上，更可因貨幣聯繫所獲得之便利，以完成其連結印度與中國西南各省之大鐵道建設計劃，以整個納中國西南各省於英國經濟勢力支配之下。過去所傳川漢鐵路改定路線問題，經吾國政府鐵道顧問英人哈門特少將之計劃，必已有相當決定。當羅斯爵士留東京接洽之時，正哈門特少將調查竣事過日之日（九月十一日，日聯東京電，哈門特過日晤爵士）。英國對於此項大規模鐵路投資計劃之實現，自希冀其中英貨幣發生聯繫之後，則英國對於中英貨幣發生聯繫之企圖，在現狀下，自必極為熱望。此為英國方面之態度，吾人不難根據事實，懸揣而得。

至此種中英貨幣聯繫計劃，就吾國方面言之，於純粹金融立場上，確頗有考慮接受之可能。吾國幣制，在今日之銀本位下，胥受世界銀價漲落之影響。吾國用銀，他國用金。銀落則金漲，銀漲則金落。銀落，對外則外幣隨貴，對內則物價隨漲；銀漲，對外則外幣隨賤，對內則物價隨落。故在今日吾國沿行銀本位之情況下，對內則物價，對外則匯價，胥受世界銀市——吾所無力過問之世界銀市——之控制，之羈絆。其為「被支

配」已非一日；因不須待與任何外幣發生聯繫後，始為「被支配」，彰彰甚明。且一部學者之主張，以為在各國均已用金之情況下，而吾國仍繼續用銀，則在幣制上，非特將因銀價之受人操縱，而永立於「被支配」地位；且將因金銀行市漲落之背道，而永立於「與人衝突」地位，似亦不為無見。兩年來，吾國貨幣之為美國白銀政策所支配，已為舉國所公認；而在金本位各國競爭壓低幣值之現況下，激起吾國幣值之高漲，則與人利害相背之「衝突」形勢，亦正由吾國固守銀本位所造成。則於此時改革幣制，為加入任何「貨幣集團」之考慮，於純粹金融立場上，確似不能謂為自投「被支配」地位。吾國在此種情形下，與向主通貨緊縮之「金集團」相聯，既非得計，更無可能。轉與向主通貨膨脹，且因白銀政策已失吾國同情心之「美元集團」相聯，亦似已非其時。而同時日本企圖之中日「滿」集團，去實現又尚甚遠。環顧各國，捨此「英鎊集團」盟主之英國外，於他各方面確絕少與發生聯繫之可能。且英國因有廣泛領土之維繫關係，對貨幣向採安定政策。吾國貨幣，與英鎊發生聯繫，從長期趨勢言之，吾國幣值之變化，或可不至過於劇烈，比較上尚不能謂為失策。故從各方面觀之，中英貨幣發生聯繫，似頗非絕對不能實現之事。

從日本立場言之，其現狀下之金融力量，既不足以即促「東亞集團」之實現；而美國尚未放棄之攘奪中國貨幣權企圖，又隨時有活動之可能。日本權衡利害，自以中國加入「英鎊集團」較為有利。蓋日本

本國之對外匯兌，亦惟英鎊之馬首是瞻。日本原不啻爲「英鎊集團」之一份子。設中國貨幣，因與英鎊發生聯繫，而對英匯價，獲趨於穩定。則日本對華之匯價，亦可隨以平衡，而獲得對華貿易及投資上之便利。故在英國相當之讓步下，日本對於此項計劃，亦似頗非絕對不能諒解之事。

英國深思遠慮，早已洞悉此中關係。則羅斯氏此行之以中國貨幣爲中心，就吾人觀察所得，似非遠離情理之推測。羅斯氏抵華後，對於中英貨幣聯繫企圖，雖曾加以否認。然從其在日談話中，又似不無跡象可

世界失業人數的最近統計

據國際勞工局最近發表的統計，全世界各國的失業情形有如下表（依據

職業介紹所之統計與其他來源）

國名	日期	失業人數
奧地利亞	一九三五年五月	三七二、一四一
保加利亞	一九三五年四月	四四、六〇三
智利	一九三五年五月	一三、四〇九
捷克	一九三五年六月	六六二、七三五
丹麥	一九三五年六月	六八、七四二
但澤	一九三五年五月	一八、四一〇
愛沙尼亞	一九三五年六月	一、三五八
芬蘭	一九三五年六月	一二、六九八
法國	一九三五年六月	四九五、一五五
德國	一九三五年五月	二、七五一、二三九
英國	一九三五年六月	二、〇四四、七五二

東方雜誌 第三十二卷 第二十號 羅斯爵士來華使命之分析

尋。九月十三日電通東京電，羅斯氏於該日下午，往訪日高橋藏相，「首由羅斯發言，謂英政府爲謀恢復疲敝之中國經濟，派余赴華，尋覓解決方法。抵華之後，對於中國經濟——尤其是中國幣制，擬詳加研究」云云。則其使命之偏重中國幣制，似已情見乎辭。而所謂「此種計劃，首蒙其利者，當爲日本之貿易，」言外之意，捨指英日成立諒解，使中國貨幣與英鎊發生聯繫外，又將誰指？

二十四年十月一日，上海浙江興業銀行

匈牙利	一九三五年五月	五五、三六一
愛爾蘭	一九三五年六月	一二四、九二〇
意國	一九三五年六月	七五五、三四九
日本	一九三五年一月	三六五、七八八
拉特維亞	一九三五年五月	五、九六一
荷蘭	一九三五年五月	三六八、一八三
新西蘭	一九三五年五月	四四、六七二
挪威	一九三五年六月	三三、九六二
波蘭	一九三五年五月	四七三、二四九
羅馬尼亞	一九三五年四月	一八、四九五
西班牙	一九三五年四月	七〇四、四八二
瑞典	一九三五年六月	七二、七三〇
瑞士	一九三五年六月	六五、九〇八
美國	一九三五年四月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南斯拉夫	一九三五年六月	一一、六一九